

菰蒲深处的质朴与感伤

——论汪曾祺语言艺术特色

卢珺婕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 541000)

[摘要]汪曾祺先生以优美的笔触构筑了另一座充满质朴与感伤的希腊小庙，在继承沈从文先生散文文化小说的基础上，又呈现出独特的创作视角与人文关怀。本文以《菰蒲深处》为背景，试论汪曾祺先生的语言艺术特色。

[关键词]汪曾祺；语言特色；菰蒲深处

引言

汪曾祺先生在《菰蒲深处》的自序中有言：“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因此我截取了秦少游诗句中的四个字‘菰蒲深处’作为这本小说集的书名。”由此，我们多少能看出，被茭白和蒲草所环绕的家乡，亦是如水般柔和美好，而能给予人慰安的了。小说集确实也多用“故乡人”“故里三陈”“故人事”“故里杂记”等来命名小标题，东街与西街的挑夫锡匠们，地保瓦匠和鞋匠糖匠们，便都从记忆的深处被小心地挖掘了出来，稍作加工，就成为汪曾祺希腊小庙的重要构成元素了。

我想先谈谈先生擅长使用的短句。基础写作教育更想把孩子们培养成写出同样“优秀范文”的八股文大家，于是他们皆被灌输“长短句并用，有详有略”等看似合理的写作指导，正好比小说的指导也被理论化的概括了，仿佛“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情节”才是小说的代表词，那么萧红女士的《生死场》以及沈从文先生的大多作品皆不足被称为小说了。我们被好词好句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因此从未质疑过写作指导的合理性，在读汪曾祺先生小说的时候，我恰好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长短句结合呢？为什么不可以尽是长句？为什么不可以尽是短句？只要能呈现出自己心灵的状态，任何的表达方式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短句的魅力在于言简意赅，短小精悍，在享受文言带来的简明表述的韵味里，短句也多了几分诗意的美。且要想短句的效果好，从当下角度来分析，短句有较强的语势并给人以留白空间，在表达技巧和意蕴上都有独特的效果，并给心灵以强大的震撼。如《晚饭花》中：“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小说以晚饭花为意象，写女子纯真性情的凋零，短句增添了严肃的思索与怅惘的感伤，没有多余的修饰，却有无可言的哀痛。“这种‘不规整’‘颠覆常规’恰恰反映了真实的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接了地气的，所以读来自然感到无比熨帖和亲切，‘笔断意连’，韵味十足。”^[1]同时，短句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短时间使心灵震撼，表达到位，情感丰富。如《桥边小说三篇》里描写詹大胖子：“詹大胖子如果不胖，五小就会变样子了。詹大胖子是五小的一部分。他当斋夫已经好多年了，似乎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斋夫。”寥寥几句，点明“我”对五小的记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位斋夫，他恪尽职守，为五小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偷卖花生糖，成为孩子们仅有的宝贵回忆里的重要形象，同时他又很善良，维护被欺辱的女老师王文意。因此，这几句句蕴含的深情是震撼而迫人的。但除去短句之外，汪先生适当穿插的长句（有的也包含短句的成分和特点），也很精辟且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比如《徙》中描写废科举后一位姓徐的呆子的形状：“念到曾经业师浓圈密点的得意之处，摇头晃脑，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痴如醉，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水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这位白丁由在孔圣人文章中对付途幻想的沉醉，到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哭嚎哀鸣，皆被生动得表现出来。文人在时代的变迁中无法自处，而陷于早年所追求的迷梦里，让人叹息之余不免深深思考，追究罪恶之根源，这也是汪先生小说的一大特点。长句的句式里也同样蕴含短句的丰富情感表达，同样的《徙》里也有：“高先生就从这些野草丛中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来，走进里面一个小门，好像走进了一个深深的洞穴，高大的背影消失了。木板门又关上了，把门上的一副春联关在外面。”落寞的高先生把自己的肉体和心理埋藏在幽深的洞穴，他是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的陌生人，带着旧时代的印记，又有新时代的想法，时代更替中的悲凉全然显露出来，知音难觅的孤寂和惆怅使人不得不唏嘘感叹。

讲到这里，不免谈到汪曾祺先生笔下，时代交替中的人的生活状态。质朴的手艺人不是敏感度顶尖的政客，他们往往感觉数月间已是沧海桑田。他们不清楚社会的变动的方向，他们只是本能察觉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改变了，于是不得不依照维持自己生计的轨迹去生活，传统的手艺在时代的前进中慢慢消失。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一种悠远、淡雅的文人味油然而生。“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强调和韵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2]正如秦老吉在女儿出嫁后的感叹：“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混沌担子呢？”汪先生以大量的笔墨来描绘秦老吉独特的那副混沌架子和烹制混沌的手艺，写出做混沌的讲究，突出超越文本的思考。《戴车匠》的结尾部分：“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车匠的传统手艺也将于历史的尘埃中消逝了，作者做出了严肃的思考，但是未提出解决的途径。同时，正如汪先生自己所说：“我们家乡曾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小城。因为离长江不太远，自然也受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在《收字

纸的老人》中：“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米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外来的事物对小城的影响确实存在，这些都被捕捉并记录下来，我们读来有变迁的时代感，超越文本本身的对民族文化的关切也由此体现了出来。

从写作对象来看，汪曾祺先生多写人，写手艺人，这些可敬的手艺人能抓住发展机遇、勤劳真诚、聪明机灵。“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秦老吉的话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心里话，凭手艺吃诚饭的人最值得尊重。他所要突出的就是故乡的可爱的手艺人们。他们没有狡黠奸诈，有的是质朴不被世俗沾染的心，他们一切的语言和行为出自人类的原始的真心。《故乡人》中的王淡人“用一根结结实实的撑船用的长竹篙拄着，在齐胸的大水里来往奔波，为人治病。”他在用祖传的仅有药材治疗汪炳的同时，说：“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呀。”医者医人靠的确实是一颗父母心。再比如去激流中掏女尸的陈泥鳅，拿着性命钱去救陈五奶奶的孩子，这些都让读者感受到乡情的温馨和人性的本真。而《求雨》中：“小小儿童哭哀哀，撒下秧苗不得栽。”更是以质朴的民歌曲调展现出强烈的昆明地域性特征，体现民族文化气息。^[3]

在构思风格上，小说的结构布局很有特色。《鸡鸭名家》中介绍两名分别对鸡和鸭有独特研究的手艺人，开头便以“那两个老人是谁？”来发问，由对父亲的发问，转移到一半人养鸭的区分方法上，最后再是两个老人的介绍。譬如对人物的介绍，大多会先对他的住处及周遭事物写起，对职业的介绍，大多从同行的手艺写起。他的写作顺序仿佛来自思维的任意游荡，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但事实上他的一切构思都能做到前后照应，层层推进，文风从而多变而具有魅力。

与沈从文先生不同的地方在于，汪先生的小说涉及些许批判。这些批判也并非来自城市的恶德。它们虽很少涉及城市现代化发展引起的时代阵痛，却少数涉及了政治态势，也有对军阀的批判。比如地保李三的欺软怕硬，八舅太爷的骄奢淫逸，再如文革对质朴百姓的摧残。《皮风三植房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高大头奋斗到底的抗争精神被放大，寄托了作者的质朴情感。这些都是呼之欲出的不可藏匿的真实情感的流露，“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汪先生也营造了一个美好的情境，乡情、人情和爱情，他也没有一味描绘人性的美，适当的批判与思考，有不悖乎人性的真实。可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对真善美的寄托呢？

汪先生也有他自我的诗意想象，且与沈从文先生一样，重视颜色的运用和感官感觉的描写，这主要体现在《昙花、鹤和鬼火》中。“黑黑的城墙，碧绿的田地，白白的马路，黄黄的河水”，这是色彩的冲击。“他听见河水哗哗地响，流得比平常好像更急。听见稻子的新秀的穗子摆动着，稻粒摩擦着发出细碎的声音。他的脚清楚地感觉到脚下的路。”这是感官触觉的描写，并被无限的放大，凸显现代化特征。这篇小说给我的另一印象深刻的感受即是诗意的想象。现代新诗赏读课曾经提过，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本该可以成为诗人，诗人具有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原始的基因，可以由心地诗性表达。“‘你就是芝麻呀！’李小龙过去没有见过芝麻。他觉得芝麻能榨油，给人吃，这非常神奇。”这样的人性才应该符合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无羁的野性的生命力。昙花和鹤活在我们的诗意心田里，一闪而逝却从未被捕捉过。

汪曾祺先生认为鲁迅先生的创作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并很早意识到民间文学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4]他说：“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自然会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存一些传统品德，对于建设精神文明，是有好处的。”如果说沈从文先生以湘西风光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希腊小庙，那么汪曾祺先生也构造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另一种风格的小庙，他在其中畅想，试图保留仅有的爱与美，用记忆现实和理想共同建构梦一般温馨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而是饱含隐痛与怅惘的精神栖息地，一个隐秘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夏海燕. 汪曾祺语言艺术赏析[J]. 散文百家(理论), 2020(06): 118-119.
- [2] 毕飞宇. 倾“庙”之恋——读汪曾祺的《受戒》[J].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20(01): 99-111.
- [3] 万莉. 汪曾祺小说中民歌的叙事功能[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01): 220-227.
- [4] 段春娟. 他的小说混合着美丽与悲凉——汪曾祺笔下的鲁迅[J]. 名作欣赏, 2019(16): 58-61.